

Rose of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的玫瑰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优秀作品选



吕和声 刘竞文 刘漪涛 译

中國婦女出版社



地中海的玫瑰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优秀作品选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中海的玫瑰：以色列当代女作家优秀作品选/（以）塞梅尔等著；吕和声，刘竞文，刘漪涛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1

ISBN 7-80131-898-6

I. 地... II. ①塞... ②吕... ③刘... ④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7737 号

地中海的玫瑰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优秀作品选

吕和声等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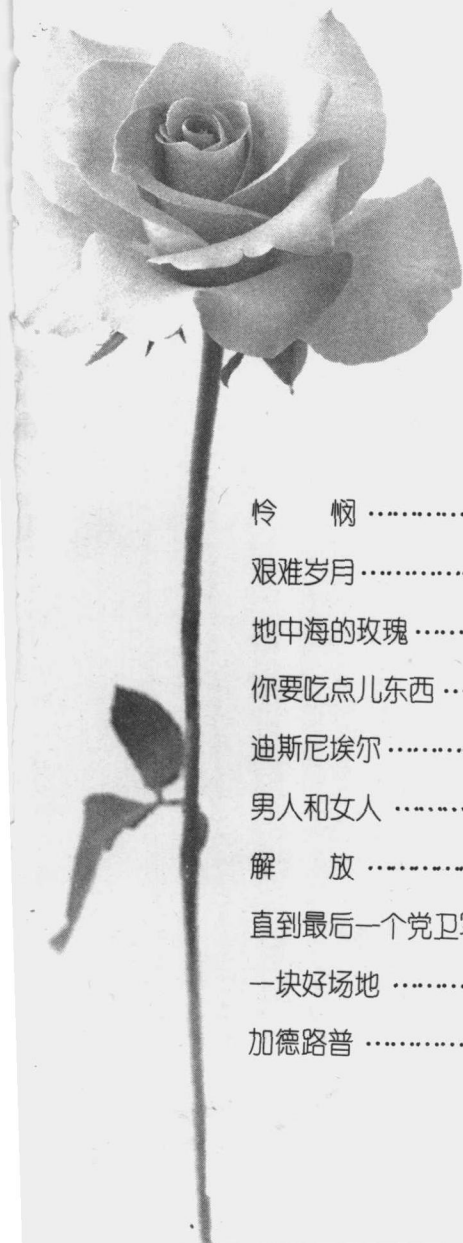
850×1168 1/32 5.75 印张 116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131-898-6/I·141

定价：13.00 元



目 录

Contents

怜 悯	萨维昂·李卜克雷西(1)
艰难岁月	阿罗娜·奎姆西(12)
地中海的玫瑰	纳瓦·塞梅尔(44)
你要吃点儿东西	依斯蒂 G·海依姆(61)
迪斯尼埃尔	朱迪思·卡策尔(70)
男人和女人	舒拉米特·拉皮德(104)
解 放	奥莉·卡斯特—布鲁姆(126)
直到最后一个党卫军走远	莉赫·爱妮(144)
一块好场地	露丝·阿尔莫格(156)
加德路普	舍哈姆·史密斯(173)

怜 悯

萨维昂·李卜克雷西

萨维昂·李卜克雷西 (Savyon Liebrecht)，于一九四八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此后移居以色列。她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于一九八六年开始出版作品。她写有若干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电视剧和戏剧。一九八七年，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荣获奥特曼奖，她写的两个电视剧后来也得了奖。

.....

克拉丽莎在黑暗中跪在地上，用手指在破烂铺地的沙子和碎片中摸索，两眼在充当屋门的木板和用做门楣的岩石之间张望，并把目光死死地盯住这两个往后退去的人。他们背对着山朝西走，由于冬日的光线弱，不易看清他们的身形，只是每人都身穿厚衣，彼此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好像要在走到白垩小道的尽头时分手，然后各走各的路；又好像他们在拿起刀子前并没有在一起策划好。他们在第一棵无花果树那里消失不见了，只是在靠近最后一棵的近旁又再出现，它在下雨前的迷雾中显得较小一些。

怜
·
悯

克拉丽莎伸出手指，一再用力地拽挂在外面的锁，发现它被锁得牢牢的。有时，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锁弄松，她能够出门走上棚屋前的小道，在月光下沿着这条路行走或收集由于熟透而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站在悬崖的边缘眺望那些坐落在这干涸河道对岸的村民房屋。

现在，人因距离远而变得矮小了。克拉丽莎拼命摇动屋门，试图扩大视野。假如她行动自由，脚步轻快，手里握有刀子，她就能奔跑着去追赶他们，就在山坡上将刀子捅进他们的后背，然后拔出，再连捅几刀，直到他们倒在自己脚下死去为止。这时她就一脚把他们踢进深渊，连他们的脸都不看，因为她知道，那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易卜拉欣。早晨她要回到原地去查看小路上的脚印以确定她并非做梦，之后就盘腿坐下靠在树上，嘴吃苹果，眼望在干涸河道上空盘旋的秃鹫。接着她慢慢地站起来，抓紧时间以轻捷的步伐沿着这小路走去，同时收集夏季薄荷的一些小枝，用裙子兜着，走回她先前的家去。在这之前她从那里被驱逐出来了两个冬季。她要把她丈夫带回来替换她的那个女人扔出去，取消她丈夫对他的朋友许下的愿——等她的女儿艾莎长到十六岁时许配给他。

艾莎——像压在克拉丽莎心头的一块石头——美丽、骄傲。她现在是不是在他们施用诡计把她骗来的地方？那颗年轻的心正做着美梦？她是不是在黑暗中睁着眼，像一只野兽一样闻到了走近她的猎人？这两个人要在拂晓时赶到她那里。她的父亲悄悄地埋伏在门外，她的哥哥偷偷地走进去，趁她睡觉时砍她的颈脖。豺狼的喊叫声非同寻常，雨水将冲刷掉这些足迹。

克拉丽莎爬着匍匐前进，她的头不时与地相碰，她为她的倔强的女儿艾莎难过。艾莎轻视这一老一少，她从年幼时起就喜欢玩那禁玩的东西。她生过四个女儿，仅仅艾莎战胜了病魔。艾莎有强大的生命力——克拉丽莎觉得她的的心脏很好，但她父亲的力量更大。她的头碰在了一块石头的角上，激起了一阵内疚的剧痛：如果我自己不反抗，如果我不拒绝要我到他伯父那里去的命令，或许我女儿也就不敢反抗。姑且不说我在我年迈之时和她在她少女时期进行反抗的事。现在我为此丧失了自由，她很快就……我们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她不敢再往下想了。

她伸直了背，但仍跪着，慢慢往前探索那当床用的垫子。

她最后一次见到艾莎是在夏季到来之前，是女儿偷偷到她这里来的，和以前几次一样——仿佛是从满是尘土的小路下面钻出来似的。她的头发像绳索一样披在肩上，大风把她的衣服吹到了她的臀部，她的背直挺挺的，手里拿了用一块方头巾系着的包袱，里面是面包、干酪、橄榄、苹果。从门口响起一声叫喊，易卜拉欣从他隐藏的地方大步走来把她赶走，面包和苹果碰到了她的胸部。通过这劈啪的声音，克拉丽莎看到她不停地回过头来看，不顾她哥哥向她后背挥舞的棍棒。她用她视力衰退的眼睛看到女儿逐渐消失，她对着那空荡荡的小路望了好一阵。

这一夜她丈夫来了，再一次用威胁利诱的话迫使她打破沉默，劝说她到他的伯父家去。在他离开的时候，每次都往地上扔下一包东西，里面有一块肥皂、一小袋大米、一些面粉和几个洋葱。他面对着她站立了一会儿，仿佛在看因她顽固不

MBH 14/10

化而责打她的这棍子，然后将她痛骂一顿才锁门离去。

第二天，克拉丽莎听到走近的脚步声，便向屋门跑去，希望她的女儿秘密地回来告诉她易卜拉欣所不让她讲的话。克拉丽莎看到在小路上走的是她的邻居索布海娅，她感到十分高兴，但她立刻产生怀疑：这女人或许是被派来瞧瞧她是否已放弃抗拒？自从她被放逐以来，这两人再没见过面。索布海娅两个冬天都没来过——为什么现在她要来？

她对这来访者起了戒心，但索布海娅走得越近，她就越加记起她们通常在庭院中消磨的时光，她们俩在孩子们的喧哗声中往扁平的铜碗里掰扁豆，碗就放在她们俩之间的地上；喝茶和在大大小小的人群中做暗示游戏，其中有些人则忍住了大笑。好多年来她们共用一个庭院，她们彼此帮助哺育对方的婴儿，彼此为对方的痛苦哭泣。

索布海娅在上锁的门板前刚一看到克拉丽莎的一部分脸。就大哭起来，她们把双方的手指伸进这狭窄的空隙，一个个相碰以表示致意。

“你身体好吗？”索布海娅泪如泉涌地问。

“你亲眼看见——锁得牢牢的。”

“整天都在里面？”

“后面没有封上。”

“那儿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净是岩石。”

“没有办法出去了吗？”

“毫无办法，因为这山。”

“水呢？”

“后面有一口井。”

“井里有水吗？”

“有一点儿。”

“天快下雨了。”

克拉丽莎的眼睛停留在索布海娅敲打她手背的手指。

“村里情况如何？”

“老样子。他们没有给你拿张桌子来？”

“没有。”

“那么床呢？”

“阿里拿了个垫子来。”

“一个好孩子，阿里。”

“上帝赐福于他。”

“易卜拉欣不让他来看你。”

克拉丽莎的话说得很快：“是他请你来的吗？”

“我的心要我来的，”索布海娅将她的头往她们之间的小空间伸了伸，“昨夜我做了个梦。”

“什么？”克拉丽莎感到惊恐。

“梦见你从这干涸的河道牵了一群绵羊和小羊到村里来。”

克拉丽莎把头靠近木板，声音嘶哑地说：“我不上他伯父家里去。”

“你，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我不到这老头儿的家去！”

“这对你总还是好一些吧？”

她们俩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他们在村里说了我些什么?”

索布海娅转过头去,难为情地向一旁看着:“他们胡言乱语。”

“说的什么?”

“他们说——女巫,吞食蜘蛛,夜里追赶月亮。”

克拉丽莎用久已忘记笑声的嗓门大笑,发出咯咯声:“是他们说的?”

“是的。他们说,她一阵子是犹太教徒,一阵子是基督教徒,一阵子是穆斯林——没有一个神要她。”

克拉丽莎立刻停住了笑声,索布海娅改用低语声说话。

“你真曾是个基督教徒吗?”

“不。我只不过是一个曾和修女在一起生活过的孩子。”

“你从来没有说过!”

“那有什么好说的?”

“什么时候的事?”

“在欧洲。在战争期间。”

“但你是个犹太人!”

“是的。”

“又是个穆斯林?”

“我结婚时起。”

“那么你现在是什么人呢?”

“死了的人!”克拉丽莎高声对着索布海娅探过来的耳朵说。她忙把头往回退。索布海娅的头一消失,克拉丽莎就立刻惊慌起来:我最想要知道的这事还没来得及询问,索布海娅可能已经走了。她竭尽全力对着这狭窄的门缝大声喊叫:

“你见到艾莎没有？”

“见到了。”是索布海娅的声音，她的脸也随之出现了。

“她嫁给了那老头儿没有？”

“没有。”

“那么……”

“他们说她要和这教师逃跑。”

“他们会杀了她的！”克拉丽莎听到她的嘴里说出了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话大吃一惊。

“这正是他们现在说的。”

“她父亲把他的几个女人像礼物一样送给人。要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她想到了他从邻村为他自己娶的年轻新娘，这时她把目光偷偷投向索布海娅的眼睛。

“他把她娶来没有？”

“他娶了。”索布海娅低下头，仿佛她有罪，“但愿魔鬼在夜里找上他们俩。”

“她和他在一起过得快乐吗？”

索布海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表示出藏在她心中的每一件事，两眼射出愤怒的目光：“她像一个死了的女人。”

“他一个个地杀死他的女人！”克拉丽莎为这孩子般大的新娘悲伤，这使她感到惊讶，而那新娘现在正躺在她曾被赶出来的那张床上。这时她听到索布海娅说：“你的儿媳，也就是易卜拉欣的妻子，也病了。他们在她生了孩子后一直没有把她从医院接回来。”

这婴儿！现在，克拉丽莎像受了惊吓似的从她的垫子上坐了起来，听着下雨的淅沥声，回想着索布海娅哭泣的眼睛。她

从门缝中向外观看,看到外面的亮光。她怎能忘记这婴儿呢?她丈夫和她儿子傍晚前到她这里来,带来了两个包包。一个包是食物,他们把它放在她面前的地上。他们把另一个包放在壁龛里,她儿子说:

“这是我的孩子。她母亲现在在医院里。今天你要小心带好她。这儿有她的一点儿食物。”

克拉丽莎甚至在看到这孩子前就对她感到憎恶,现在她由几块破布包着躺在壁龛里,血管里流的是坏血。她从远处瞧她,见到这孩子不吃不喝地躺着——从日落到午前——已有不少小时,并且感到惊讶,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忍受饥饿这么多小时竟然始终一动不动。

她慢慢走近放在壁龛里的破布包,对这孩子的脸看了一眼。她立刻退缩回来,打了个战栗。这孩子根本没有睡着!!!她睁眼躺着,眼睛直对着光秃秃的墙看,她的脸就像一个经受极大疼痛的人一样蜡黄。克拉丽莎的目光不由地投向这小脸:如同一个为避免受到一只高举之手的打击而退缩的人的紧缩的眼睑、起着皱纹的小小前额、惊恐不安的眼睛,仿佛这面容的各部位都准备接受严酷时刻的到来,仿佛打从出生之日起她的心就知道什么在等待着她,并加紧教会躯体去进行自卫。

克拉丽莎往靠近门口的食物布包走过去,拿出一瓶牛奶。这婴儿好像是随着声音侧过头来。她的眼睛睁大起来,显出一种恐惧感。克拉丽莎在躺在她脚边的小生命的上方稍站了片刻,一只手紧紧抓住奶瓶的底部,仿佛要对准了往下投掷。她内心突然响起一个说话声:根本没有任何投掷的必



1286248

要……它就这么自行滑落……仿佛出于一种偶然……这婴儿的瞳孔停住不动，凝视着在她上面悄然出现的影子。克拉丽莎那紧握奶瓶的手直到指节变了白，手直发颤才放松，她头一次看到这只从襁褓里伸出的小脚和看起来是染上污浊的半透明的细小趾尖。

克拉丽莎蹲在地上，拽这个婴儿。她使孩子和她的身体保持一点儿距离，接着将奶瓶塞进她嘴里。这孩子顿时就紧紧依靠在她的臂膀上，闭上眼睛，用嘴吮吸着奶头，大声地吞咽食物。克拉丽莎眼望着她，心里充满了奇怪。她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怜悯之心：这婴儿在这么些个小时里饥饿地躺着一声不出。她不免有些忧虑：这是个不好的征兆，这婴儿并不知晓如何索要她理应得到的东西。

克拉丽莎双手抱着这婴儿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走动。这乳臭未干的小东西渐渐贴近她，依偎在她胸前。她自然而然地在心中默默唱起一支年代久远的催眠曲，伴随着这歌声，在她面前浮现出一幅幅另一种生活的图画：一位双手总是温暖的修女和出于爱心紧紧拥抱着的母女俩的红润面容；她的父亲站在旁边，他们面前的桌上摆放着银餐具，他用圆润、热情的嗓音说：“哦，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宇宙的主宰……他用戒律为我们洗清了罪孽……”她想到她的生活——它是怎样翻滚过来的，就像河里的流水带走上面的泡沫一样将她从一个地方漂到另一个地方。也许她应该坚持跟着她的姑妈跑而不是呆呆地站在这修女的旁边，这时她姑妈转过身去迅速穿过修道院的大门离开了那里。她终于知道，她的姑妈并没有像她做出的保证那样再回来。或许，在她逐渐爱闻香烛的气

怜
悯

9

味和爱读祈祷文的时候，她应该坚持留在那里而不跟这个年轻妇女走，年轻妇女来是要把她带到以色列人聚居区她姑妈的姐姐那里去。或者她在离开聚居区之后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学这新语言，试着去做有人提供给她的那份工作。或者，她不应该跟随这个在阿拉伯市场上对她笑的人走，她不应该接受他送给她的那串琥珀念珠，不应该和他一起到希伯伦他哥哥的家去。

这婴儿停止吮吸，她的脸似乎饱满了，皱纹消失了，面颊显得丰满了。她的目光和克拉丽莎的目光相遇。克拉丽莎站在门的裂缝旁，她惊奇地凝视这张小脸，一缕细细的光线透过裂缝照在上面。她伸出她的一个指头凑近这婴儿张开的拳头，它像一个等待捕获物的圈套一样在抓这手指。克拉丽莎看到这几个小手指抓得如何有力，非常惊奇。这太不好了，她心想：这么大的力量不是好兆头。强大的力量得不到施展终将遭受灾祸。克拉丽莎突然看到她自己的手指在用指尖抚摸这婴儿紧握的拳头，她听到自己在吐露心怀，仿佛是在将她正在想的事大声说出来：

“有些人在某个时候来到了世界上一个不适于他们呆的地方，有些软弱的人受到折磨是由于他们的软弱，这些大胆的人受到惩罚是由于他们什么都敢干。”

克拉丽莎以激动的心情，用混合的语言对她孙女讲话，这样的低声细语她从儿童时期起就已不说了，她告诫说要防备可能遇到的不幸：无家可归，孤立无援，她的父亲和她的弟兄以及她的叔伯、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弟兄以及她妹妹的丈夫（这些人就在她的周围），忙不完的家务劳动，孤独寂寞，心绪不宁，睡在她床上的男人（只要高兴，他随时都会在她身上乱

打滚,使她像被扎的伤口一样痛苦不堪)和为她女儿们及女儿们的月经担心。

克拉丽莎突然不寒而栗、感到紧张,她立刻奔向屋门,这孩子紧靠在她胸前。她用一只手推住门板向外望。在明亮的小路上,在破晓的薄雾中,一个男子的上半身慢慢升起。她眯起眼睛细瞧,看到双手沾有他女儿鲜血的儿子易卜拉欣,他来接走他的女儿。克拉丽莎急忙把婴儿放在垫子上,跑去端来一盆水,接着解开包奶瓶的手巾。她用灵敏的双手拿掉她孙女的脏尿布,用冷水清洗这小身子,然后将一块干布铺开,把卷着的四角拉拉平,再用它把正在变青的脚趾裹起来。她很快伸直腰,像一尊雕像似的站立了一会儿。她用双臂紧紧抱住她的孙女,眼睛观望着那阻挡小路通入的大门。这时她打了个转,立刻冲进后院,爬上这曲折的斜坡,往蜿蜒在这山上的小路跑去,同时把这小身子紧贴在她胸口,用她的裙子盖上,以防风吹。

她在井旁停下。她的心放松了。老天帮忙,给井底灌满了水。她不再紧抱住她的孙女,亲吻了她的小前额、闭上的眼睛和因寒冷而变紫的面颊,她再抱紧了她,镇定了紧张情绪。她不慌不忙地趴到井口上,将裹好的孩子像搁进摇篮里似的往下放,看着这小脸下沉,毫无抵抗地消失在水中,井水将她覆盖起来。

她直立不动,眼睛死死盯住井的深处。直到从远处的小屋里传来大声呼唤她名字的声音时,她才回过神来。这时的井水水位已稳定,水面平静若镜。

(吕和声 译)

艰难岁月

阿罗娜·奎姆西

阿罗娜·奎姆西 (Alona Kimhi), 于一九六六年生于原苏联。一九七二年随家人迁入以色列, 居住在特拉维夫。就读于贝特·兹维专科学校, 学习艺术。毕业后, 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及电影工作。一九九三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阿纳斯塔西亚》, 获得ACUM丛书的年度奖。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哭泣的苏沙娜》一九九九年问世, 荣膺波恩斯坦最佳年度小说奖。

.....

地·中·海·的·玫·瑰

Rose of the Mediterranean

12

陷入困境

去年冬季有段时间, 沙哈和我的处境很糟。我丢了工作; 沙哈的生意也不景气, 同合作伙伴经常争吵, 幸好还没有彻底闹翻, 勉强维持着貌合神离的合作关系。我们心情沮丧, 郁郁寡欢, 他甚至失去了继续生活的耐心。

可他一如既往，每天总是早出晚归。

坦白地说，我对这些并不放在心上。我在等待电影基金会对我所写剧本的处理意见。我等待着，但我总觉得凶多吉少。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我以睡觉打发时光。每到醒来时，我就琢磨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又该怎么应付，但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这时，我又不很情愿地回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继续闷睡。关上所有的百叶窗，把暖气开到最大，以便使我更易于入眠。我蜷曲着身子，躺在垫着鸭绒垫的沙发上。

我竟然几个星期不改变这种生活方式。被褥已经非常邈遏而且肮脏不堪，可我很少清洗。

我每天赶在沙哈回家之前起床，把鸭绒垫叠好，放回卧室；将被子略加整理，把托盘和其他餐具清洗干净。使这个家看上去不那么杂乱无章。就社会的责任来说，既然靠沙哈的收入为生，我就得尽量当好他的贤内助。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无法摆脱这种现状。

沙哈回到家，吹萨克斯管花去了大半的时间——他玩什么都是佼佼者。等他玩够了，我们就用家庭影院播放租来的老电影，或看电视中放映的影片——通常是些无聊的片子，而且多是在电影院看过的老电影。等电影也看腻了，就上床睡觉。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交谈，也总是那些陈词滥调，毫无实际意义。

现在，沙哈正为是否要卖掉自己在公司中的股份而拿不定主意。同样，我也不知道在电影制作上能做些什么？

或许我应力争找一份电视台的工作。最近又新开了一个